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马克思的复仇

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Marx's Reven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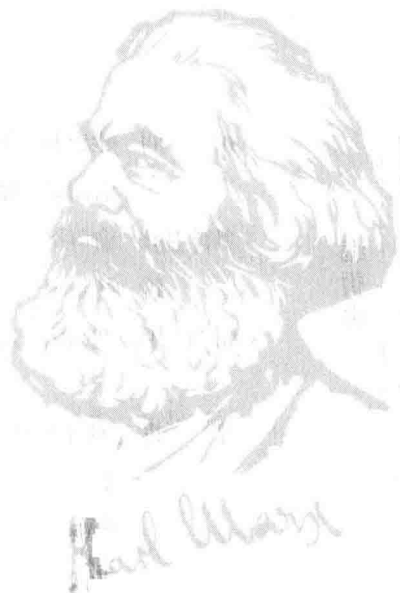
The Resurgence of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Statist Socialism

[英]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 著

汪澄清 / 译

郑一明 / 校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马克思的复仇

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Marx's Revenge

The Resurgence of 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of Statist Socialism

[英]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 著

汪澄清 / 译

郑一明 /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复仇: 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 [英] 梅格纳德·德赛著; 汪澄清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0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典藏版)

ISBN 978-7-300-23422-9

I. ①马… II. ①梅…②汪… III. ①资本主义-研究-20 世纪②社会主义-研究-20 世纪 IV. ①D033.3②D03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0394 号

“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典藏版

马克思的复仇

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

[英] 梅格纳德·德赛 (Meghnad Desai) 著

汪澄清 译

郑一明 校

Makesi de Fucho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 × 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3.5 插页 3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8 00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委会

顾问 徐崇温 贾高建 顾海良 李景源 陈学明
欧阳康 高宣扬

名誉主编 俞可平

主 编 杨金海

副主编 贺耀敏 冯 雷 鲁 路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曹荣湘	成 龙	段忠桥	韩立新
黄晓武	江 洋	靳书君	孔明安	李百玲
李惠斌	李 玲	李义天	李永杰	梁树发
林进平	刘仁胜	刘元琪	陆 俊	鲁克俭
聂锦芳	万资姿	王凤才	王虎学	王 杰
王治河	魏小萍	徐俊忠	杨学功	姚 颖
于向东	臧峰宇	曾枝盛	张 亮	张廷国
张 彤	郑吉伟	郑天喆	郑一明	周文华

总 序

“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问世已逾十五个春秋，出版著作数十种，应当说它已经成为新世纪我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翻译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大型丛书。为适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新形势，特别是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迫切需要，我们将继续加大这套丛书的翻译出版力度。

“译丛”在不断成长壮大，但初衷未改，其直接目的是为国内学术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翻译介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升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并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包括学科体系、教学体系和话语体系等；而根本目的是借鉴当今世界最新文明成果以提高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乃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支撑。

“译丛”的鲜明特征是与时俱进。它站在巨人的肩上不断前行。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翻译介绍了大量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特别是徐崇温先生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等，将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成果介绍到国内，对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格局出现重大转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一大批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套丛书的使命，就是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进行跟踪研究，尽快把这些新的思想成果介绍到国内，为人们研究有关问题提供参考。

我们所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世界马克思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是指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的所有马克思主义，既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狭义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学者通常指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

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之后的中国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在实践上改变了世界格局，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影响深远。仅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其影响至少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话语体系。如“经济—政治—文化”“生产力”“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概念。不管人们是否赞同马克思主义，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第二，它影响并带动了世界上一大批著名学者，包括卢卡奇、葛兰西、哈贝马斯、沃勒斯坦等。正是这些思想家在引领世界思想潮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第三，它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各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新闻学等。第四，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社会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以及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文化。第五，它深刻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大众文化，包括大众语言、生活节日，如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等。应当说，在当今世界上，马克思主义已经深入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

160 多年来，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局面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局面下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20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过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模式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则先后形成了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世界马克思主义形态纷繁多样，但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价值指向是相同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大潮中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的更好方案，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和研究大国，认真研究借鉴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全球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发展中的成就与问题，都在不断呼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从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促使人类

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以及世界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一轮发展，正在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极好机遇。同时，也应当看到，尽管今天的世界是“一球两制”，但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社会主义主导人类文明的时代尚未到来。时代的深刻变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比如，究竟应如何定义今天的时代？对此，国外学者给出了各种答案，诸如“全球化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等。又如，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世界交往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由此引发一系列全人类性的问题。如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国际政治民主化、生态环境保护、人的全面发展、后现代状况、后殖民状况、多元文化、世界体系重构、全球治理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思想家们的理论视野。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的普遍爆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又重新焕发生机，并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又引发世界思想界乃至社会大众新一轮的研究热潮，特别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方兴未艾。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二者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等的研究仍然是当代国外左翼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国外学者所做出的回答，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潮流。了解这些思想潮流，有助于我们认识、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的问题。

从中国现实来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国正在逐步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向中心迈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不断推出。随着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开放实践进程交相辉映，这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研究与教学的结合上愈加深入，愈加科学，愈加丰富，愈加具有实践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朝气蓬勃而又富有创造精神。然而，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还面临各种困难与问题、风险与挑战，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权力腐败、物质主义泛滥、人文精神失落、生态环境破坏等。为解决这些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要把这些发展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等变为现实，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这是我们理论研究面临的首要任务。再者，我国这些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但国际

话语权还很小，这是制约我国走向世界的关键。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在未来世界文明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不仅要解决好自己发展问题，还要关注人类的命运。这就需要站在世界潮流的高度看问题，特别是要把握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做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相互影响的准备，又要培养担当精神，主动引领世界文明的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新文明对资本主义旧文明的超越，做出我们中华民族的新贡献。而要赢得世界的话语权，乃至引领世界文明潮流，就需要认真总结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这些实践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和学术研究的高度，形成一套现代化的国内外人们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等，使之能够进入世界各国的学术研究领域、教学教材体系乃至变成大众的生产生活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历史任务。

作为 21 世纪的中国学者，要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必须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不断汲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学术成果，以丰富自己的头脑，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推进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理论智慧。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力求站在世界潮流发展的高度，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理论研究的实际，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中选择有时代性、创造性、权威性、建设性的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这应当说是“译丛”选题的基本原则。

至于选题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有关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即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成果，如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基本观点及其发展历程的研究成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梳理分析，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成果的翻译引进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传播史的研究。二是有关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成果，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和未来趋势方面的新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走向、人类文明转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现状和趋势，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有关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成果，如关于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人的发展问题、共享发展问题等的研究成果。这有助于我们回答和研究一系列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四是海外有关中国道路、理论、制度

的研究。这是近些年来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新亮点，也应当成为我们这套丛书的新亮点。翻译介绍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了解国际思想界、学术界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认识，从而有助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互鉴，提升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除了这四个方面之外，其他凡是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也都在选题之列。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国外学者的思想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相信读者会用科学的态度对这些思想成果进行甄别和借鉴。

为更好地完成丛书的使命，我们充实调整了顾问与编委队伍。邀请国内著名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作为丛书顾问，同时，邀请国内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编委，还适当吸收了青年学者。这些学者，或精通英语、德语、法语、日语，或对某一领域、学派、人物等有专门研究，或对国内某一地区、某一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权威性。有这样一支语种齐全、研究面广、代表性强的老中青队伍，加之广大学者的积极支持，我们有信心把丛书做得更好。

“译丛”自2002年问世以来，得到我国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其中有的译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套丛书还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不少国际著名学者表示愿意将自己的新作列入丛书。为此，要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帮助、支持和参与丛书工作的朋友！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而我们的能力有限，只能有选择性地陆续翻译出版，有考虑不周或疏漏乃至失误之处，也请大家鉴谅。希望新老朋友们继续为丛书推荐书稿、译者，继续关心、支持我们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理论研究事业奉献智慧与力量。

杨金海

2016年6月16日

于北京西单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梅格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教授，目前是伦敦经济学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英国上院议员、英国工党党员、著名的全球化问题专家。他于1940年7月10日出生于印度的巴罗达（Baroda），后来在孟买大学学习，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劳伦斯·罗伯特·克莱因完成博士论文，1991年4月30日成为勋爵。德赛勋爵自1965年开始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83年成为经济学教授，1992年创建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经济史、南亚研究和全球化等方面，近年来全球化是他研究的主要问题，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声誉。相关作品包括《全球治理：世界秩序的伦理学与经济学》（1995）、《世界政治经济：选集》第一卷（1999）、《全球化：既非理想主义亦非乌托邦》（2001）、《2001年9月11日之后的全球治理》（2001）、《货币与全球市民社会：新的反资本主义运动》（2001）、《马克思的复仇》（2002）、《金融危机与全球治理》（2003）等。

众所周知，德赛勋爵也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研究专家。诚如作者所言，“我在青少年时代已经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在1968年学生‘动乱’的令人兴奋的岁月中，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我在1970—1971年访问德里期间，曾阅读《列宁选集》，并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摘编。列宁在反对民粹派（19世纪晚期等同于反全球化者）时为资本主义所作的辩护，深深打动了。后来，我把这项工作放到一边。不过到了1989年，我想根据列宁的经济学著作编辑一本书。于是，我重新阅读列宁的著作，突然明白了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进步本质（尽管最终要灭亡）的信仰是多么坚定。”^①这段话其实是对《马克思的复仇》写作动机的重要

^① 见本书“序言与致谢”。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交代。继1974年完成《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979年完成《马克思的经济学》之后，德赛于1989年12月完成了《列宁的经济学著作》一书，而这部著作赶在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倒塌^①之际出版，其深刻用意在本书第1章中得到进一步拓展，就是由此发现了马克思被误解的秘密。

不言而喻，《马克思的复仇》是作者把全球化研究与马克思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展示了这样一幅生动图景：19世纪末全球性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过“行将就木”的百年历程，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运动而再度兴起，并显示出强劲生命力。伴随这百年历程的，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以及这场斗争背后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探索，还有自由主义的衰落与复兴。其中最为重要的现象，是“马克思的复仇”，也就是说，当今全球化复活了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经济学思想：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它自身的灭亡和被共产主义取代，但是，在它自身能量耗尽之前，它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他^②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永恒的，但他同样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不能改变、创新和适应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必须从资本主义的最大优点所包含的不足中寻找——也就是说，用辩证的方法去寻找。只有当资本主义不能进步时，它才会达到自己的极限”^③。

可以认为，作者运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说明了以自由市场为本质特征的全球化符合各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实为大势所趋。自由市场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主导地位以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不仅不能视为马克思的灭亡，而且恰恰相反，可以理解为“马克思的复仇”。

事实上，作者在第1章已经对本书的整体框架作了很好的安排：“在马克思（斯密也一样）逝世100多年以后，有必要勾勒他们思想的盛衰历史：国家调控经济的观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趋同；对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以及它对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熊彼特、凯恩斯和哈耶克引起我们注意的对资本主义不同理解上的张力；卡尔·波兰尼著作中对市场的批评以及50年中它的逆转；许多独立的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资本主义的局限和未来社会主义的尝试——第三条道路；20世纪末的惊人顿悟：一种整体的替代性哲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条道路——已经从可能性的菜单

①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墙，允许居民自由过境，两天中有75万民主德国人涌进联邦德国。这股洪流把象征德国分裂的柏林墙“推倒”。

② 指马克思。

③ 见本书第9页。

中消失，也从对资本主义复兴的条件下生存前景的出路——任何出路——的独立探索中消失；马克思（实际上也包括 19 世纪的其他社会学家）仍然与这一问题是有关系的：所有这些构成了本书关注的内容。”^①

总的来看，作者主要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20 世纪资本主义的变迁，二是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沉浮，三是 20 世纪自由主义的兴衰，四是 21 世纪全球主义的到来。

一、描述了 20 世纪波澜壮阔的资本主义变迁

20 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在极度动荡中度过的。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还经历了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种危机的隐患甚至穿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演变为众所周知的“滞胀”现象，导致了英国、法国和美国更为激烈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如此，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面临着德国共产党、瑞典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的挑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苏联政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不再安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建立起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包括中国、民主德国、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越南等，并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由于苏联的大力支持，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反殖民主义运动，使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殖民地纷纷独立，出现了许多新的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存在，给资本主义带来了严重的竞争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

在某种意义上，共产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的名下进行的，甚至是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在整个 20 世纪，没有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把对付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资产阶级政府曾对德国共产党进行过疯狂的镇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在国内到处搜捕共产党分子，并把此作为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后来还推出国门，先去朝鲜，然后去越南搜捕共产党分子，把数十万美国士兵送往大洋彼岸。

资本主义世界在 20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光中，是在提心吊胆中度过的，它们担心会即将灭亡；与此同时，蓬勃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假设下展开的。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观念来自马克思，这一公认的事实把资本主义在 20 世纪的命运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① 见本书第 10 页。

然而，只是到了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之后，人们才突然醒悟，一位倡导共产主义的巨人在这个世界上无情地消失了。到了 21 世纪之初，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即将灭亡的迹象，这使许多人疑惑的目光开始盯住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

与许多人的预期相反，马克思并没有讲过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他只是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最终将会被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但是究竟什么时候被取代，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表。然而即使是这样一种观点，也不代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全部论断。因为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运动规律时，还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认为资本主义利润率虽然存在着下降的趋势，但也仅仅是一个趋势，并不代表一定下降。即使下降，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存在着利润率回复的可能。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还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过程。至于这个过程有多远，马克思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不过，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现出来的热忱，倒是让许多人感觉到一个新社会即将来临，这似乎是 20 世纪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基础，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

事实上，尽管马克思绝不是资本主义的朋友，但他是它的最好的学生。他毕生 65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动力。早在 1848 年，马克思就看到了难以置信的资本主义的活力和革命潜力。在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他赞扬资本主义的勃勃生机，把资本主义视为当时最富有生命力的、比封建主义更为优越的生产关系，而在这种生产关系的潜力没有完全发挥之前，它是不会被其他生产关系所取代的。按照这种逻辑，他期望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发生在英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可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命运的看法。在当时，俄国共产党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而俄国共产党的理论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俄国共产党的胜利就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胜利。于是，人们认为俄国真正发生了革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这恰恰应验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论断”。

不过，在当时对于马克思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即将灭亡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托洛茨基认为苏联没有进入社会主义，还在建设资本主义，这与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列宁实际上也强调加速建设苏联资本主义，只不过冠以“国家”的定语。但是在列宁去世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的加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到来，加

上苏联逐渐形成的把马克思主义苏联化和把马克思神化的风气的影响，人们无暇分辨苏联究竟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把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与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比较，这样就给资本主义找到了一个即将灭亡的时间表。

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巩固了人们对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信念，也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自己前途的担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成功地击退法西斯德国的进攻，并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既提升了苏联社会主义的威望，也提升了人们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信仰，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施加了强大的压力。20 世纪 70 年代初出现的“滞胀”现象，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感觉。于是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美国和德国，都进行了比较彻底的经济调整，以对付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即使引发大规模的抗议斗争也在所不惜。资本主义真正建立起能够长命百岁的自信，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确切地说是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之后。而在经过整个 20 世纪之后，人们似乎可以用后见之明这样评价：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发挥出它全部的潜力，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还不能立即灭亡。

二、诠释了 20 世纪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沉浮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也是在极度动荡中度过的。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在世纪之末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惊人局面。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仍可以认为，20 世纪是社会主义的世纪，这不仅因为社会主义的试验在整个 20 世纪一直进行着，而且还因为它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打出了一个第三世界，并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社会主义对于 20 世纪的影响，是以苏联为龙头的。在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之前，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理论上探讨的概念。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发展得很快，但终究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它选择的是议会道路。后来证实，这条道路是不能通向政权的，因为它的政治势力的扩大依赖于经济繁荣，而在经济繁荣时，恰好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正确。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过魏玛共和国，但它并没有巩固住自己的政权，而且实质上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权。尽管以后也存在着共产主义运动，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对整个世纪都产生着至关重要影响的共产党，出现在俄国。它不仅取

得了政权、保住了政权，并且建立了强大的基础工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能够成为反抗法西斯德国的主战场和主力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声望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它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空间技术方面，而且体现在它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把社会主义阵线推到了德国的本土，推到了柏林，建立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卫星国。中国共产党执政，使社会主义国家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的两个，她的反殖民地的口号和行动为她带来了第三世界普遍的信任，当然这些信任主要来自那些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独立出来的殖民地。此外，美国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上的不光彩表现，似乎使人们认定，资本主义无法战胜社会主义，至少在军事上是如此。那些一直想破坏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阵营，开始希望通过和平演变来实现它们的目的，这就是结束冷战、实现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社会主义的声望在 1956 年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不是来自美国或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来自苏联本土，来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苏联本身。苏联国内许多人不敢相信这样一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与那些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所想象的结局大相径庭。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主义声望再次受到损害，但这次似乎注定是致命的损害。戈尔巴乔夫推行了“公开化”政策，在他的参与下，柏林墙于 1989 年被推倒，随后他自己也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失去了权力。苏联不是因为政治解体的，而是因为它在经济发展出了问题时没有及时解决产权问题所导致的。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东欧剧变实质上也是以市场经济改革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而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能把社会主义带向成功。它宣扬的计划经济毕竟不能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它拒绝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市场。正是由于他和他的时代定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定义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首要的区别标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人们才会如此惊呼社会主义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的胜利。

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在苏联执政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宣布效忠于马克思、效忠于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著作被广泛印发、宣传，马克思的论断被作为真理广泛应用。仿佛一切都已由马克思注定、由马克思预言。等到苏联解体之后，尤其是东欧剧变之后，人们疑惑的目光才开始盯住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究竟说了什么？事实上，马克思只是指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得出了资本主

义要灭亡的结论。但是，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不应该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应该不应该局限于苏联形式的公有制，都是他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但是，列宁和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列宁认为，在落后的国家，尤其是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同样可以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走到了它的高级阶段——帝国主义。后来，列宁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这甚至被认为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于是人们开始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因为列宁论述了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有可能单独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毋庸置疑，俄国进行的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它要解决的是农民问题或者说是土地问题。士兵是这次革命的主力军，当然也包括先进的、集中的工人阶级。但是，夺取政权与维持政权是两回事。夺取政权可以依靠当时的工人阶级，而维持政权就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农民的利益。所以，这里并不涉及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俄国资本主义非常幼稚，甚至还没有资格被革命。这一点在苏联新经济政策中表现得比较明确，列宁当时要发展的是国家资本主义，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迅速提高生产力水平，以便能够赶上资本主义。可以看出，列宁进行的革命，与马克思所言的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是两回事。所以列宁置换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么也可以承认：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事件。但这一偶然事件，却改写了 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

三、演奏着 20 世纪日益高昂的自由主义旋律

20 世纪自由主义的旋律，始于亚当·斯密。早在 18 世纪中叶，他就目睹了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盛况，看到了自由市场的繁荣，体会到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从而在那时就已经奏响了自由主义的序曲。商品、原料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之共同运动的还有劳工和资本。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了开辟欧洲本土的殖民地，德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自然立即招致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因为几百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试图在欧洲本土扩张领地。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自由经济的衰退。许多国家重新提高了关税，建立起贸易保护壁垒。

由于国际市场的收缩，许多国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本土，但是这毕竟与先前的世界市场不同，以往在世界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分工秩序被打破，与这种国际分工相连的专业技术和工艺也因为缺乏市场的支持而衰退了。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了经济的衰退，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卷了进去。到了 1929 年，美国也由于股市崩溃而进入了衰退的行列。各个国家都在试图寻找办法，首先解决本国面临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创造就业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

然而，这时的经济学界仍然是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家像以往一样，仍然信奉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教义：经济会自动修复自己。但是，经济自动修复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忍耐限度，有些国家甚至看不到经济自动修复的迹象。人们迫切需要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这时，有一位巨匠拿出了干预的秘方，即凯恩斯提出的赤字政策。凯恩斯认为，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可以扩大就业，从而增加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能够增加社会产品，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些更多的收入可以补偿早些时候的政府赤字，实现财政预算的跨年度平衡，使经济进行良性循环。虽然这违反了传统的年度内财政预算平衡的原则，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已经别无选择。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理论能够改变经济格局，走出经济谷底。

实践证明，凯恩斯的理论是成功的。它成为英国和美国复苏经济的指导思想，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它已经成为成功对付经济衰退的主要武器。政府为了消灭经济衰退，大量增加财政赤字，大量钞票源源不断地印出，通货膨胀在所难免。但在当时，通货膨胀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复苏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人们相信，一旦投入的资金能够取得回报，通货膨胀将不是问题。既然如此，增加投入、增加钞票也不是问题，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大量增加货币投放，对于通货膨胀视而不见。然而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人们突然发现，非但经济没有复苏，反而通货膨胀成为更大的敌人。因为货币贬值使许多中产阶级也进入了贫困的行列，更有甚者，英国的累进税把原先达不到大公司规模的企业也纳入了更高的税收体系中，因为这些小公司和个人商贩的货币收入达到了大公司的纳税范围。此时许多政府明显意识到，比经济衰退更大的敌人是通货膨胀：因为按照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货币发行量过大打乱了经济自身的活动规律，政府当局的首要任务不是扩大财政支出，而是控制货币发行量，以把经济活动纳入正常轨道。当初人们为了增加就业、复苏经济，宁愿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如今人们宁愿付出失业的代价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就导致了